

西北人

◎ 王拴仓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人 / 王拴仓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513 - 0234 - 0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850 号

西北人

作 者 王拴仓
责任编辑 程 明
整体设计 新纪元文化传播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l@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234 - 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目 录

第一章 举行婚礼.....	1
第二章 走上新疆.....	16
第三章 爱的萌芽.....	31
第四章 东渡太原.....	49
第五章 灾难深重.....	64
第六章 情意岿然.....	84
第七章 正义之歌.....	94
第八章 前赴后继.....	111
第九章 返回岐山.....	121
第十章 乡土苦求.....	133
第十一章 风雨儿女.....	144
第十二章 父亲逝世.....	157
第十三章 重上新疆.....	171
第十四章 岁月难忘.....	195
第十五章 新的征途.....	223
第十六章 承前启后.....	245
第十七章 光明在前.....	258

第一章 举行婚礼

我从新疆返回的第二天就结婚了，婚礼在陕西关中乡下举行。

婚礼场面没有那么热闹，因为家景贫寒，父母年迈，弟妹幼小，实在是无力讲排场。婚礼上来了舅舅、姑姑、姑夫、娘姨、姨夫和几个随身带来的孩子。可是还算有点福气，正巧老天爷降了几天连阴雨，生产队上停了工，队长也来庆贺。家族中爷爷伯伯和几个哥哥、姐妹，也都冒雨赶来。有几家左邻右舍的乡邻进礼助兴。又恰逢八月十五中秋节，气氛倒还显得热闹。

中午时分，西北风从田间疯狂地刮进了村子，阴云翻滚，天地生瑟，祝贺婚礼的所有人发了大急。紧接着树枝摆动，秋雨瓢泼，天地好像朦胧一团，但是婚礼的酒席在爸爸用破席和烂塑料纸搭成的宴棚里举行，所有人还是兴高采烈的。

用白萝卜和大肉做成的十几碗饭，一九七六年的那个年代，在百八里平川乡下却是上等的食品。陕西宝鸡的白萝卜、红辣椒、油泼臊子面历代著称于世。幸亏母亲节俭持家，父亲勤劳度日，又从本来不宽余的吃食中省汤节粒，豢养了一头肥猪。杀猪做臊子，让我的婚宴显得倒还体面。

新娘名叫刘巧儿，是我从新疆带回来的一个河南姑娘。今年二十岁，长相青秀，我把她一带回村子，人人见了赞不绝口，原本平静的乡村顿生欢乐，气氛完全变了样。队长姓苗名兵，为我们主持了婚礼，我和妻子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心情，悲喜交加。这时，有几个小孩子们在雨地里，踩着泥泞的脚步，嬉闹逗玩，燃放花炮。兴许这喜炮的声音因天气的潮湿，不是那么清脆悦耳，震撼人心，却引得大家

满院的笑声。高兴得父母连嘴都合不拢。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举行了如此特别的婚礼。

下午时分，当我又一次看见满身泥泞还为我的婚事在我家院落里忙碌不停的队长苗兵，我打心里感激着这位队长大哥。我们何家村位于岐山县雍川镇正中，队大人多。苗大哥头大面善，曲胖身材。说话心直口快，从不抹角拐弯。干农活力大无比，行行精通，带头勤耕，很有乡兴，群众影响极好，村上的人无不知道他的好人品。

队长苗兵家住在我们何家村大庄旁边的小北庄里，小北庄的人姓苗。苗兵有兄弟四人，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元帅坐着黄色吉普车来我们村子驻扎，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展开了著名的“扶眉战役”。苗兵的父亲就在这战役里为了新中国成立牺牲了。

回想当年，初中毕业后，当我第一次扛起锄头下田的时候，苗兵队长手把手教我种地务农。后来，又是苗兵送我去参加冯家山水库大会战。在那人山人海的战场上，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逐渐磨炼和形成了一个大西北人宁折不弯的性格。又是队长苗兵送我去参加了县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在驻队当干部的大熔炉里，磨炼成了一个新世纪的西北人。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收季，事情的发展和起因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叫王君，祖父叫王凤鸣，祖父和父亲几代从艺，高台劝化，载入岐山县志。特别是我的父亲，随祖父七岁学艺，九岁打鼓，十二岁领班社出入在陕西宝鸡和甘肃平凉、庆阳一带，他熟记历史剧目就有一百七十多本，博通历史，可以对历史上的三皇五帝说到袁世凯和张作霖。就是这样一个民间老艺人，“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遭了大难，险些丧了性命，因为演唱历史剧目，被打成反革命。再到后来，因家出了这事的牵连，全家

受屈，日子难熬，我离家出走，没有车费，费了很大的周折，扒了车到新疆去，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当时我只有十三周岁，没经过世事，结果火车没过兰州，在定西车站就被铁路工人从油罐车上抓获了。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涵洞之多，扒在油罐车上有生命危险。”我说：“我要去新疆”。那些铁路工人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有一个好心的叔叔对我说：“上新疆走西口，小娃你还亮着腚眼儿呢，是开玩笑吧。新疆离咱们陕西光路程两千八百多里，进了戈壁滩和火焰山，火车都没有水喝，你还能到那儿去吗？”他们对走西口说得十分悬乎，使我望而生畏。不过，我渴望，以后我长大成人了，一定要踏上新疆这片土地。第五天，我被铁路工人送回了岐山蔡家坡火车站，我的精神气儿完全丧尽……

婚礼结束的第二天，我和妻子按乡下的风俗走亲访友。

几天的新婚期后，新媳妇立马三刻进入了角色和老娘一块拉风箱做饭，全家人吃过晚饭，姐弟回屋休息，爸爸急忙喝了一碗拌汤，吃了一个碗大的饼子，就给生产队夜间加班干活去了。秋收的农业社打谷场上，真是五花八门，谷子、豆子堆积如山，高粱、玉米棒高得能绊倒人，再加上雨后天晴，农活之急，既要收割秋天作物，又要开始播种冬小麦，三村六社的庄稼汉和我们何家村一样，收种为大，忙碌一片。想到这儿，我劝巧儿进新房休息，自个儿想去打谷场地上看看，兴许我为父亲着想，或是出于庄稼人的本能和感情，出了村头，一摇一摆地向打谷场地上走去。

夜深人静，星光满天，可能是连阴雨的潮湿，虽然天晴了，月亮却像一把生锈的镰刀挂在天空。除了秋收的那一份喜悦，我的心中更多的是忧愁，盲目地在打谷场地上转了一圈，回到家里。我们结婚的新房是一间不大的厦房，房内除了一个老式的岐山三斗柜和一个一米

二三长的木箱，再无其他家具。我清楚地记得，那还是我第一次结婚时，父亲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这些旧家具，修理了一番并刷了新油漆，那时不敢画其他的传统性的山水风景和古代故事，油漆匠人就把一米二三长的箱子分成三段相同的方格，油画上了革命现代戏《红灯记》中三个主要人物的造型肖像。铁路工人李玉和手提红灯，身材看上去高大魁梧，顶天立地，他身后的松柏苍青，气贯长虹。紧接着第二幅就是李铁梅的人物肖像，长毛辫，大眼睛，秀气端庄，聪明过人，手举红灯，脚步稳健。再来就是第三个小格，那不用说就是铁梅的奶奶了。按岐山人的风俗旧习，悬吊的木箱为了使用方便，不占房内空间，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是装在了箱子里，穿时立在炕头上随便可取，这是我们岐山人千年的习惯，相似现代人的壁柜和吊柜，儿大女嫁办婚事，最讲究的是这木箱子。

夜深了，妻子刘巧儿早进入了梦乡，我望着她的睡姿，一遍又一遍看着新房内的陈设，思绪万千。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用土坯筑起的厦房，宽不到一丈，长不到八尺，破烂陈旧，不堪入目。我心潮起伏，胡思乱想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上了炕，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紧贴着妻子的身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没有搂抱她，更不想干扰她的美梦。几天来，她每晚都没有充足的休息，让她好好地睡一觉吧。这时，我闭上双目，尽一切努力按捺自己，克制自己，可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切往事搅得我像一堆抽了骨头的肉。

我想起了我的前妻，想起了她，泪水潜然而下。我想，我的命运咋这样苦，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摆布，前妻名叫张冬梅，原籍四川广元，时年我家贫如洗，生产队上是人多劳少的“倒惯户”，每年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到，因为肚子吃不饱，哪里谈得上穿戴和治房产，父母衣袋里从来没装过五元钱，姐弟姊妹一件衣服轮流穿，一条裤子大的

穿不上小的接着穿。有了口子，母亲在油灯下缝补，就这样一直使用到一件衣服成了烂绵渣渣为止。父母勤劳节俭，幸好一点就是和村上的大多数孩童相比，我们姊妹五人六岁以后没有赤过净屁眼。记得那一年我十九岁，在村上初中肄业回家。初中和小学学费那年代每学期三元钱，如果要从初中升高中，就得要十几块钱的学费，住校和生活费还得再花钱。一碗面条用粮票二角钱，但有谁知道，农民那里有进钱的路。我被迫回乡，放弃学业。后来就参加了生产劳动与牛同行，当了人民公社的新社员。是年，我家西隔壁有个叫王生亮家的嫂子原籍四川人。她看我家父母善良、勤劳、厚道，就是她穿针引线，九回往返四川娘家，托人说媒提亲。时间不长，我去了一次四川广元，就定下了这门亲事。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那一年过春节时，我和张冬梅就成亲了。冬梅和巧儿一样，长相秀气。说来我们还有缘分，四川嫁过来的女人在庄上不少，有个地主成分的儿子兄弟五人就人四个是四川媳妇，四川姑娘来村上这么多，当时她们的口语四川音，大家有十个人九个听不懂，尖叫杂音多，宛如英语和新疆的维吾尔音调，呜哩哇啦一大串，怪不怪，我和张冬梅第一次在她娘家谈笑说话，一听就懂。所以，有了共同的语言，很快地给这婚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很成功地走到了一块儿。

张冬梅姐弟三人，她排行老二，上过小学四年级，姐姐冬花和她一样长得美丽动人。唯有一个小弟弟当时上学读书，读了三年书就帮助父亲下田劳动上山砍柴，帮助母亲缝补浆洗，喂猪放羊。自从冬梅退学后，姐妹二人联合起来，一切农活都干，村上的山民都说：“张贵那两个丑妮儿不要看她们是女娃娃，却一娃顶两娃，她们干农活完全顶得住两个小伙子。”另外，冬梅比她姐稍有一点儿文化，她爱看书，自个还学了个裁缝的手艺，裁、剪、缝，技艺出众，特别做那些

种种样式的童装，得体大方，深受山民的欢迎。她在童装上用各种丝线绣刺的鸡、鸭、牛、羊等小动物和一些奇花异草的图案，生动形象，自然逼真。冬梅的父亲张贵大人，高头大马，皮肤黑里透红，劲大的能扳倒牛，是个善良、憨厚的山民。他家和我家一样祖辈贫寒，十分凄凉，以务农维持生计，与黄土世代相伴，冬梅的母亲陈氏，她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山村女性，虔心向佛，唯贤积德，在人间苦度日月。她们全家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名叫张冬生，这娃是冬天里生的，爹娘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冬生，盼望冬天里产生春天，长大成才，出人头地。我初次和他见面，这娃看起来虎头虎脑，十分像他老子的模样。

可是好景不长，结婚不到一年，在又一个大雪纷飞的严冬，灾难降临在我们头上，真让人痛断肝肠。张冬梅从四川到我家，勤快贤惠，孝敬二老，关心丈夫，她常自觉地体谅家境的不宽余，任劳任怨，默默耕作。只盼望日后能过上好日子，苦中求全，把享福留给后人。谁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孩子时一命呜呼。我流泪不止，真是撕心裂肺，在县医院的妇产科里，我用嘶哑的声音乞求、呻吟、苦诉和祷告。我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我哭声中悲恸的情景，似乎要把自己的头在墙壁上碰得稀巴烂，我要和冬梅同归于尽，眠于九泉。医生的诊断报告令我心悟到两点，一是产妇身子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不注意身体疗养和去医院里检查，其二，有严重贫血，再加上孕期后期有剧烈扭动或强度摔倒劳动过量导致腹中的胎儿窒息，分娩时又严重大出血，导致了这场人间悲剧。

前妻张冬梅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间，我对她的恩爱，终生难忘，我欠她的太多太多。风，窗外的秋风在吹；月，刚过中秋的月亮格外的明亮。月光从窗户上投进了黑暗的室内，我没有心情去看那明月，去

听那风的吼声。只是在回想前妻的朦胧中闭上了粘满泪水的双目，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清晰可怕的梦……

我梦见和自己的前妻张冬梅，不知道去干啥，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不小心，两个人都掉进一口深井里。往下沉落的时候，那口水井深得无边无底，我感到窒息和恐惧。当我二人双双像长着翅膀飞起来一样，然后慢慢地落到水中的时候，清清悠悠的井水一下子变成了一团湖水，水面上似乎还有游荡的船只。说是渔夫在湖面上嬉戏打鱼，船上不见一个人影。随后，我两个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湖水里遨游，突然我在水下摸到了一个碗口大小光滑滴溜的东西，拿出水面一看是一块石头，这石头稀奇古怪，活像一个娃娃，七窍俱全，鼻子、眼睛、耳朵样样分明。我和妻子又稀奇又惊讶，她从水面上游过来和我争夺相看。刹那间，当我失手被冬梅夺了过去，那顽石变成了方形，又变成了一个小婴儿。那婴儿是个男孩，我一看，他和我的相貌一模一样，我二人高兴得意的不得了。我再次想从她手中夺过来，可她急中生智，使劲地把他捏小，嘴一张咽进了自己的肚子。这时，我愁眉苦脸，她却安慰我说：“我心上的人啊王清，这辈子我给你生不出来这样一个儿子，下世你我还是夫妻，一定要把你所要的还给你……”

这一夜的梦做的我气喘吁吁，满头热汗，当我使劲地用双腿蹬开被褥，张开双臂，然后大声喊出声的时候，妻子刘巧儿坐在炕上，依偎在我的身边，双眼瓷眼儿看着我，凤目柳眉，脸色红润。

“王清，看你睡得满头大汗，肯定是做噩梦了吧。”她给我一边擦汗一边说：“给我说说吧，告诉我，你梦见了什么？”

“我梦见……”我张口结舌，随着她擦了两把我前额上的汗水，自觉得口干舌燥，便对她低声缓气地说：“你先给我倒杯水喝行吗？”

“给水，喝吧。”她倒了一杯水，却没有立即上炕来，去房门背后的铁丝上取来了毛巾，又把毛巾在脸盆的清水里泡了一下拿在手中拧干，走了过来，递给了我，“擦擦汗吧。”

等我喝了一杯水之后，我感觉自己清醒多了。我想，在新疆去年刚和她认识时，我对她毫不保留痛快地说过了我的经历，也给她讲过我的前妻，当时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言浅意深，非常触及我的灵魂，她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不过今夜这个梦在我看来，暂时还不能告诉她，因为我们两个正是新婚燕尔之时，等到了新疆后再说吧。随即我俩各自躺下睡了。

金鸡鸣叫，我被一阵接一阵的狂吠声惊醒，天亮了。不过我又做了一个梦，梦从心起呀？我梦见一只狗在村头上咬了我很长时间。好像又不是在我们村上，我在另外一个村子去找人，从一个黑门红边子的学校大门里冲出了一条狼狗，来势之猛，打它不退，我发了大急，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树枝，左打右挡，那凶狗张着血盆大口，舌头吊了一尺长，毫不示弱，步步紧进。我一看这凶势，撒腿就跑，没想到狗追上了我，撕破了我的裤子，咬破了我的腿，直咬得我鲜血淌了一地，哭声不止。

这时，天大亮了。今天是我们新婚的第三天。妻子刘巧儿早早起了床，扫了院子，给爸妈倒了尿盆，全家人才起了床。按我们岐山人的传统习惯，这一天的新娘要在姑姑的陪同下串族走户，给家族中的长辈鞠躬磕头。看起来此项礼仪在如今的社会仍然有文明之处，姑娘从外地嫁到本村，人生面不熟，认认门户，走走四邻，见见大娘大

伯，是一件好事情。磕个头鞠个躬，一来是答谢人家婚礼举行帮忙了，二是让家族中和村上的人见见新媳妇，大家就知道谁家的后生娶了个什么样儿的媳妇，叫个啥名字，娘家在哪里。今后大家认识了。

不一会儿，随着妹子的尖叫声，刘巧儿和几个村东头居住的大婶回了家，在她们的身后还领着一群孩子，我上前去看了个究竟，怪不得她们个个神情紧张，原来，刘巧儿在村上被狗咬了一口。这时，王成大哥赶来了我家，他走进门来，把看热闹的孩童赶出了大门。父亲在队上参加劳动也回了家。母亲双手筛糠，妹子在院里急得团团转。妻子刘巧儿面色铁青，披头散发，本来一个美丽的新人，一下子憔悴了许多。

我望着父亲，但见他没有说更多的话，点燃着长烟锅，就在脚底婆娑眼儿看着躺在炕上刚结婚三天的儿媳妇。从他的表情看，他十分地痛心。我得立马三刻去找医生给她治疗。她是一个早已心灵受伤的河南姑娘，要不，我将怎样返回新疆后给她父亲交代。我的思想极为复杂，心如乱麻。

过了一会儿，刘巧儿头脑清楚了，医生给她伤口上抹上了药，注射了狂犬疫苗，屋子里的人全部退去。“王清，不要怕，没有什么要紧的。”我心说我啥也不能跟她说了，我也暗骂自己，真是胆小鬼，不是个西北汉子。何苦啊，自欺欺人，看人家刘巧儿都无所谓和想得开，我好歹是个男子汉，更应全然不在乎。但我要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她是个河南姑娘，我更应该对她全心全意、尽最努力保护和关爱她，女性需要人呵护，更需要无私地去爱。

“王清，你又想什么了，我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什么时候下炕能走动。”

“要不了几天，你放心吧，去告诉爸妈，没有什么。”

“好啊，你专心疗养。”

“你呀。”她望着我，平平坦坦地躺在炕头上。

我从厦房里转身走了出来，来到大街上一直走到村头，又拐了个弯。在我家自留地路边停住了脚步。不大的几分自留地，它是我家的命根子。我家人多劳力少。在农业社年年倒惯，口粮从来就不够吃，父母亲给农业社干活的余时，加班加点，精心耕作，所以，这块土地不论种什么种子，年年丰收，在全队数一数二。此时，我站在那里，望着田间成熟未收割的包谷，顿时觉得自己脑子里清醒了许多，心仿佛也轻飘飘的释然了许多，更奇怪的是我的脑袋里呈现出了一片迷人的风景，抬头张望，这美妙的秋景令我神望，勾起了我的遐想，便迈开了步子，登上了高处的一个平台，举目秦岭，眺望凤凰山，心情激荡，思绪万千。据说那凤凰山的凤凰鸣响西岐，昭示周王朝的兴起，开拓中华文明的起源。巍峨的秦岭山脉，咆哮的渭河，是我非常留恋和至爱，身不由己地把我带入了三年太白教书的岁月。

太白县，是陕西省宝鸡市秦岭大山中的一个县，山高峰险，松风云泉，风景独特，野生动植物丰富。因太白县在大山之中，和我们平川里不一样，没有民办老师，当然教师没有记工分和每月六元钱的工薪，太白县除了公办教师，都是聘请的山外平川里雇用教师，每月工薪二十八元，伙食费一扣，也和平川里一样余几元钱津贴费。表哥看准了我爱写文章，好看书学习的特长。所以，由表哥穿针引线，费了很大的神舍，把我介绍到太白县从事教师工作。记得表哥当时还对父亲说：“舅，弟好爱文学，写了长篇小说，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是个人才啊。眼下这社会，农村娃结婚非常之难，是一件大事，讲究一工二干三教员，死活不跟庄稼汉。方向盘听诊器，是个农

民我不去。还要什么‘三转一响’。所以，弟好歹有个事儿干，走出乡村，给舅舅能减轻点负担，以后也好给他说门亲事。”

就是那一年的三月十日，我从宝鸡坐长途汽车爬上了巍巍秦岭太白山。山路陡峭颠簸，一会儿是茂密的山林，一会儿是峡谷河流，我的心在跳动，我的血在沸腾，大山啊，我来了，我来到了大山里，看见了山，我对山开始有了新的认识，眼前的大山不是课本里的山，水田，土的山，如此的大山是那样巍峨参天，岿然雄伟。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进，没几个小时，把我带进了太白县城，这里是另外一个天地，除了林木，大山，流水，峡谷，到处是一片荒凉，悲凄。那数不尽的山峦，层层叠叠的山岭，曲里拐弯的河水被汽车拖到了身后，似乎我看到大山还有一种可怕狰狞的面目，要不，世间咋来“穷山恶水”四个字。但见眼前姿态万千的大山把太白县城包围得严严实实，街道门面稀少，楼府低矮，一条河从街心通过，这河水像一把利剑在城街捅了一刀子，留给两岸的是凄凉和可怕，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使人望而生畏，心神不宁。到了中午时分，我见到了表哥，他又带着我到县委和县教育局走了一趟。教育局的院落建在一座山峰的跟脚，那山峰拐了个弯有个小山角，大门开在两棵房大的顽石的中间。后面的大山直上青云层层联结，山上的树木密密麻麻，绿荫一片。我站在那里一看这山势。心里像泼了一盆凉水，寻思了一会儿，突然想到我还有正经事要办，就很快地跟随着表哥在太白县城东奔西跑了起来。

商店、医院、照相馆、图书馆，还有饭店和招待所把一个不太长的街道和县政府连通起来，街道旁河岸上的马路不太宽，却倒显得很平坦，看样子是新修年代不久的马路，马路两旁的绿化带改造和点缀得井井有条，别具一格。再往前走拐个弯就是一条新街。这条新街上我记得有几家部队单位，还有一家农机修造厂，接着就到了太白县中

学，那年代，这个学校就是太白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叫太白县第一中学。我参加工作后每月是二十八元钱的工资扣去伙食费后所剩无几，没有工作难，有工作了也难，挣不来钱。父母把我养大成人，我为长子，身后还有兄弟姐妹，挣不到工分，每月三十个劳动日的报酬没有了，每天挣不来一元钱，那个本来不富余的家庭甚至年年“倒惯”我真的不敢想。只能自己给自己宽心，自己安慰自己，虽然工资甚微，还得从长计议。到太白县的第一天晚上，我朦朦胧胧地睡了一夜，兴许是一天的山路跋涉，汽车的颠簸，我没有做梦，像死猪一样睡了一夜，一觉睡到了大天亮。第二天，我以高三一班语文课的老师身份出现，开始了我教书生活的第一页。记得那时候学生没正式教材课本，全国一样，都是抄录和自我编写的教材，按照当地上级领导的安排和要求，我们第一节讲说和学习的是古文《冯婉贞》，我这个人从上学时就特别喜欢历史和古文，对之、乎、者、也有相当的功底，所以，我的讲课非常成功，得到了学校所有老师及领导的赞誉和好评。接下来我在讲说另外一篇古文时，学校组织了所有老师听课学习，轰动了当地的教育系统，这更加坚定了我站上讲台的决心和毅力。

然而教书工作毕竟是相对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是在这一个小山镇之中，如此无声地送走了一段时光，教书的实践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一天更比一天成熟了，还有那憨厚老实的山里娃娃深深地触及了我的心灵，他们时时刻刻在我的周围，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小脸孔久久地印在我的心坎上。就是这些大小差异不同的山里娃娃，他们来自太白县各个峡谷和大山之中，小学时代都是偏僻的深山老林之内度过的，天为房地为床，还有野兽的出没和威胁。他们从小就有勤劳、勇敢的品质，骨子里却渗透着山

里人善良、纯洁、高尚的味道。他们根本不像山外平川大地上生长的孩子们那样脆弱，更不像平川里孩子们那样幼稚，别看他们个个脸色铁青，灰头垢面，粗布青衣，少吃缺穿。可他们每一个山里娃都显得有力和老练。我记得高二一班有个男同学名叫赵海，他说他是太白县荒柏塬公社最荒凉的大山中一户山民的儿子，他们村是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寨，手片大的天，地是天上挂的镜，原始森林把他们包围，走兽动物昼夜在村前屋后出没。他是第一个来县城上中学的同学。因为条件艰苦、教师紧缺，上小学时，一名教师教他们语文，数学的一切课程，八九个同学，只有一个老师，全天候的上课，老师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早晚接送他们，中午开水泡馍，早晚归家吃饭，一碰到天阴雨淋和严冬，提心吊胆，心神不宁。老师也是山外人，待他们特别的好，很有学问，满腹知识，还教他们写毛笔字、打算盘。现在这社会，这样的好教师非常少，老师从狼口中救过几个同学。这些动人的事迹，我都是当时做了笔录，写了一篇纪实文学作品《山村教师》，此事对我的影响很深。

赵海同学还说，他们的小学没有教室，老师吃住和学生上课是在一座古老的崖峰山洞。说来奇怪，不知是什么年代什么时候什么人，在山庄之旁山峰之下河水之滨挖了一个山洞给他们作了教室，洞石悬壁，左右上下密林，前面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平地下面全部是连山石，上面生长树木和蒿草的土壤沙加石总共没有一尺厚，平地离洞口不足十米有一个小水潭，水潭里的水是从石缝里冒出来的，随着潭水流入而下，没有百步，山角拐弯，有一条河顺山势向西流淌，一旁山垭上就是他们的村子，村名叫太平庄。一旁是一大片竹林，竹竿长得参天高。这里真是依山傍水，风景独特，是一块风水宝地。顾名思义就能想到太平庄庄名的由来。老先人，炎黄子孙我们的老祖爷实在是

妙哉。赵海同学说，他们每晚老师送他们回家后，养成了习惯，总是要给母亲唠叨几句他们的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学校离村较远，老师一个人在学校，他们做梦都操心着老师的安危，有时还从梦中惊醒，深山老林，走兽出没，荒凉可怕。人吗？人往往为什么要这样，堂堂正正一个名正言顺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川里生长的西北汉子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恶劣的环境，把自己投入大山包围之中。是为什么呢？为了钱财吗？钱财色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有人跳出墙儿外，个个争得白发长。确实是这样，这四样东西把世间的人包围得严严实实，像这样的山村教师，他如何理解这样的世事呢？

赵海同学说，在一个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那是那一年的夏天，天气热到了极点，久日无雨，山民们发了大急，山坡的庄稼快要枯死，半寸高的包谷十八个叶叶还没有长全，被太阳晒得拧绳绳，人站在地上滚烫滚烫，队长只能宣布山民们躲在家避暑三门不出。那位好老师为了叫学生们拿到新课本。又不连累同学们，独自一人跑几十里山路去县城购买了他们一学期的新课本、作业本、笔、墨并带回了家。老师像往常开学的第一天一样，炎暑出门，山高路远，背了个背篓挂上一条木棍上了路。他们几个小学生就在土窑洞前等待老师回来。从太阳升起，等到太阳快要回窝的时候，还不见老师的踪影，所有同学发了大急，这怎么办，同学们个个不愿回家，心神不宁。中午饭只啃了几口干粮，万般焦急，脸都皱的像个核桃。突然，老师回来了，但见老师把肩膀上的背篓往那里一放，背篓里的书籍、本子、文具盒、铅笔装了满满一背篓，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每个同学从老师手中接过礼物时，大家都哭了，哭的是那样的伤心，那样的心肝欲碎，老师的腿被蒿草树枝划破了几道口子，鲜血直流，脸上多处受伤，蓬头垢面，苍老了许多，他们确实伤心得不得了。老师却说：